浦陽人物記序

古者以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國於天下由其國有小大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殺不相沿襲唯史氏之官則皆得置之而史氏之所職掌凡時事之當否人材之善惡田賦之多寡朝聘之往來又皆得書之其名見於書傳者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廢而爲郡縣不復各有其官於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其事悉萃于一史氏使書之雖罄渭川之竹以爲簡竭徂徠之松以爲煤焉能徧其無闕逸乎後之君子有以知其然復各以所聞見於論述若廬陵豫章之紀烈士襄陽東萊錦里之載耆舊魯國會稽汝南濟北零陵武昌之闡先賢他如幽

州古今人物志南陽先民傳閩川名士録陳留人物記等書凡九十餘家至今與史氏之文並傳蓋非但欲補其遺亡而於夭衷民性之發亦有不容自已者矣浦陽爲婺屬邑異特人物彬彬輩出陳孝子以卓行聞樹節愍以忠義顯王忠惠以政事著倪石陵以文學稱與夫制行衞門流聲天關其事可紀者尚多攷之信史或載與否金華宋景濂有感於斯亦以所聞述浦陽人物爲二卷上而忠君事親治政講學下暨女婦之節可以爲世鑒者悉摟其實而列著之不以筆宦愠史私而爲予奪何其至公而甚當也噫立言之法唯其公而已唯其公也非惟不因愛憎論人亦不以窮達觀人但察其賢否爲何如爾苟或不

然則雖入帷幄歷臺府賛樞機典藩翰曾不若匹夫之所行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揚富貴而沒賤貧是果何道哉景濂斯記唯有關治教者則書不問乎其他此其學術之正才識之高豈易及耶予甚敬畏之因志其所見於篇首景濂爲文序事極有法議論則開闔精神氣昌不少餒復深惜其沈困在下而未能遇也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玄序

凡例

一楊琬傳照後漢書修鐵適梅執禮鄭獬王萬傳照宋史修其餘諸傳或本洪遵鄱志或攷朱子槐縣經或按朱敘東軒日抄毛洪筆錄翁思先達遺事記謝翺浦汭先民傳吏各參之行狀墓碑譜圖記序諸文事蹟皆有所據一字不敢妄爲登載其舊傳或有舛繆者則無如之何姑俟博聞君子正之

一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爲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次之貞節又次之大槩所書各取其長或應入而不入者亦頗示微意焉

一古人於傳記中多書名非特以其尚質蓋亦爲

文之體當然爾子孫之於祖考有稱名者則司馬遷自序謂昌生毋懌毋懌生喜喜生談班固叙傳謂回生況況生三子伯斿穉穉生彪是也弟子之於師有稱名者則子路荅長沮之問曰為孔丘是也後人之於先聖先師亦有稱名者則韓愈石鼓歌曰柄任儒術崇丘軻是也此類甚多不能枚舉蓋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雖祖考亦名之況其他乎所謂避諱但不敢面呼之耳著文欲紀事行遠未必屑屑為之諱也後世彌文日盛往往不能行尊親之實徒於名號繆為恭敬淳祐以降不惟諱其名又諱其字或以號舉或以齋名稱其見之文字間在當時固有知之者稍歷一二世則不識為何人矣深可一慨瀐今一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雖於所嘗師事者倣孟子之稱仲尼程伯淳之稱周茂叔以字書之蓋變例也

一祖父書名而子孫或書字蓋倣司馬遷伍子胥傳例

一知其所自出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浦陽不知者及已見者則書曰縣人至於居在何鄉卒在何年壽年多少可攷者亦書

一舊有名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不可闕者附諸傳中

一本傳所載有與墓銘不同者而墓銘又有與行

狀不同者歷官次第行事後先多紊亂難攷今
擇其理優者載之
一贊文之設非欲專如史氏作品評盖以事有所
疑與當知者不言則不可欲雜陳傳中又恐於
文体有礙故籍是以發之耳
一梅溶六傳而絶執禮四傳而絶傳雱之後居清
江王萬之後居常熟若此之類既各載譜圖茲
不書唯子若孫可以附麗者著之

凡例

浦陽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梅溶　梅執禮
孝友
陳太竭　何千齡　鍾宅
鄭綺
政事
楊琁　張敦　蔣邵
傅柔　傅雱　黃仁環
吳傳　石範　王萬
下卷　吳直方　趙大訥

下卷
文學
于房　朱臨　錢遹
何敏中　朱有聞　倪朴
方鳳　黃景昌　柳貫
吳萊
貞節
凌楠妻何道融　戴銘妻倪宜弟

浦陽人物記標目

浦陽人物記卷之上

金華宋濂撰

忠義篇

濂嘗讀隋書見史臣所載張季珣事謂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未嘗不竊歎其難也蓋自古忠臣能殺身以徇義者何代無之求其一門而再見者曷其少哉豈父兄子弟之所志有不同耶抑一死爲不易非大勇者不能全其節也當宋宣和初睦州方臘反攻破六州五十二縣棄官守委城邑望風而遁者往往皆是梅溶以單州助教攝松陽丞乃能挺身捍衛就死弗悔靖康末金人大舉入寇京城失守輔翼大臣反面事讎至有拔劔殺攀轅之人而逼上如青

城者溶之從子執禮不勝其憤復團結軍民十餘萬
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謀泄被害自宣和
至靖康七年之間而梅氏一門殺身徇義者凡二人
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較之李珣家其忠烈未必少減
之也夫生者人之所甚樂而有家之私又人之不能
遽忘彼豈甘於頸血濺地而自以爲得計哉第以君
上决不可背名教决不可負綱常决不可虧忠義一
激雖泰山之高不見其形雷霆之鳴不聞其聲刀鋸
在前不覺其慘鼎鑊在後不知其酷必欲得死然後
爲安也今去之雖數百載忠剛之氣充塞乎天地之
間凜然如生非烈丈夫能如是乎使當時縱能屈膝
受辱以保其首領受人唾罵受人賤惡雖生百年又

何益也賈誼有言曰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
梅溶以之法度之臣誠死社稷執禮以之濂生也後
慕其氣節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輒書其事可以勸
不忠者作忠義篇第一

梅溶其先吳興人五代時有諱聳者始避地來遷浦
陽寖成大族在通化者爲尤蕃溶以儒受薦爲单州
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攖
歙睦遂破杭明年春婺衢處相繼陷兵及境溶勢不
能敵死之從子執禮言于朝官其二子敦時敦成敦
時後爲遂安令

執禮字和勝家故貧幼又喪父其母胡氏教以讀書
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詳定一

司勑令删定官俄遷九域志編修官秩滿除武學博
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處以武事執禮欣然就職陳
説大義聞親挾弧矢爲諸生率大司成強淵明賢之
數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
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謁轉
重修政和勑令删定官擢軍器監丞以親嫌辭改鴻
臚還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
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
意迫取甚急執禮一閲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
乃獨判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
堂翊善歷左右二司員外郎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
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畱冀復用臺諫顧望莫敢

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室廬嘗贖不宜與
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後都中者萬數肆不遑爲
奸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督太廟潜求
賞皆駁奏不行拜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
其第夸示園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
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
舞宴樂時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疏求去
有不能薦進人材之語黼曰是欲爲宰相耶會孟享
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從知
滁州復集英殿修撰西洛歲供縣官炭自元豐以來
斵林木且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林木亦盡矣
經四十年久洛都當已復舊即奏免之賦鹽有定數

而間者抑配以補故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
而貪鹽倍於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𣸸
人德之皆繪像祠焉欽宗立從知鎮江府召爲翰林
學士未上改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
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illegible]皆由度支乃
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illegible]御封不[illegible]
者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illegible]夫人而[illegible]
黃門由是人不敢妄取月省浮費[illegible]萬金人犯闕
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
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帝於[illegible]以[illegible]百千
萬計曰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
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

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
軍法詰罪黨室其求官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
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
者已而果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皆曰天子蒙塵臣民
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弟顧以比屋枵
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
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
明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
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
天宇晝冥士庶皆霣涕憤歎初二帝再出執禮力爭
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爲母曰
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如此宜刳心上報愼勿以

老人爲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与諸將謀奪萬
勝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范瓊輩皆謂無益獨吳革
從公議以振給爲名與宗室子昉密圖結軍民不旬
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使瓊泄其謀故勝
枉根索事殺之秉哲即捕子昉送營中革欲以一隊
自奮瓊紿至帳下議事遂斬革執禮通諸經尤深於
周易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
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
殿學士謚曰節愍子忠恕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忠
範承務郎
賛曰溶之死執禮嘗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耳平
日恂恂似不能言者乃能慨然守百里之地以蕞爾

之軀膺虎狼之暴至於糜身弗顧執禮之言其眞足
信哉凡人外柔者內未必柔但視其所存為何如耳
世傑以白面書生目之可乎哉可乎哉執禮之事尤
光明俊偉是蓋無忝於溶者使狗鼠小臣不洩其謀
則二帝未必北廵高宗未必南渡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悲夫

孝友篇

浦陽自唐天寶末置縣以來九歷七代更五百餘年
而生齒之繁至一十二萬有奇歲月如是之久民人
如是之衆中間豈無豪傑者興發長才出祕計以自
赴於功名之會者哉又豈無握長鎗大劒陷陣攻城
以苟徼貴富者哉計其當時雄視一世勇蓋三軍自

謂可以流芳於無窮曾未百年聲消響絶雖其子孫亦有不能道其名若字者矣嗚呼是果何為者哉若夫閭巷布衣之家雖其所為不足以驚世動俗有能修孝友之道者朝廷必下詔以旌之史官必求其實而書之脫或史官失書賢士大夫又必從而謹志之則其事往往及足以傳於後世豈非天經地義不可磨滅有非區區功名貴富者所可同也哉善乎魏徵之言曰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与斯人之徒隸齒其言又豈不信然也哉嗚呼有志之士寧不於是重有感哉瀌雖不敏未嘗不感激思奮因攷舊書及諸儒之所記錄以孝友著者得四人焉衰麻終身哀哭不輟上通神明可感異類曰陳太竭四代聚居穆穆雍雍門旌儒然照映閭井曰何千齡刲肝療母化感一門雖非中道亦出至性曰鍾宅惇禮行義世濟厥美廷于九棘聲聞益著曰鄭綺作孝友篇第二

陳太竭縣人武鼎之子親併亡即墓手藝松柏終身衰麻形質枯悴哀哭弗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何千齡縣人四世同居梁貞明六年表旌門閭

鍾宅縣之興賢人淳熙中母病宅刲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刲股療明皆瘳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為代輸稅賦三年宅家嘗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恐傷兄之心即出之宅有至行其事親出

於天性而非矯揉所致當時有金智深者毋得危疾
亦剔肝為餌方安議者謂宅化之
賛曰太竭哀麻終身雖過乎禮其純孝有足稱焉千
齡當唐季人倫廢壞之時孝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
風數世不衰真所謂豪傑之士矣鍾宅一家剔肝割
股者三人亦皆出於迫切之誠或舉韓愈氏所論鄠
人者非之非之誠是也較於親病不嘗藥者豈不有
間欤書而列之非嘉宅也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疑道
遷歙自歙遷睦淮遷浦陽令為浦陽感德人淮綺之
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
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
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攣綺保持若嬰兒
但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閭閭生運運生
政政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
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
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同
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
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焉文
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
鑑生渭渭生棪皆善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紀至
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群士又上
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大和
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

須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
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
容拱手自右趍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唶ミ
嗟嘆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亦有所不及名聞天
下自大丞相及臺院名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
行縣以其孝友之郡或莫之先復書東浙第一家以
褒寵之大和喜學禮不奉老子浮屠經像冠昏喪祭
必稽古乃行予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廛市嬉戲事
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咨有
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按日則
會君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聚坐一室
温ミ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不敢挾此有一
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宗族里閭以
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與基臺通傳不敢越堂帳家
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行義所感不家
範二卷傳于世
贊曰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
世系表謂鄭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圖
滎陽記則曰白麟生師愼師愼生懷芬懷芬生鄑鄑
生斌卿斌卿生唐青州刺史廣廣生侍中徽徽生大
理卿鄘鄘生鱅鱅生給事中薯薯生宣州觀察使囬
又觀鄭爕生遂安譜則曰囬生弘弘生垣垣生僊僊
生子龍子龍生邑邑生宋歙縣令凝道凝道生殿中
侍御史自牖自牖生秘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淮生

照照生綺綺即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可
信如此惡覩其所謂不傳者哉考徵不廣而欲以一
人之見闘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政事篇

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使數百年之間赫赫焉若
前日事者非托之於文乎其有政事可書而不書遂
至泯泯無聞者又非當時執筆者之過乎滁寧從薦
紳先生游頗知浦陽事聞五代時其人多仕吳越錢
氏有劉英黃子先者或爲其國尚書或爲其國統軍
使錢氏納土之後又多仕於宋嘉祐元祐之間方資
及其子揚遠連中進士第揚遠之事語在方鳳傳揚
遠之子鑄字世範通判秀州贈奉直大夫鑄之子洙
字宗魯歷知梅新二州洙之族子果字叔毅中隆興
元年進士第通判臨安府果之弟梁字叔村亦舉進
士不第以恩補官為山陽尉趙不玷自曁来還之後
孫曾以文科奮者八人或為令丞或為簿若尉其名
皆班班見于登科記中他如鄭端禮之知英德府吳
大同之為清遠軍節度推官則又在所不論凡此十
餘人豈無以治能名者閔世未久雖或僅知其名氏
而已不聞其行業之詳可勝歎哉其知名氏者尚若
是則其所不知者從可知已自五代以来且若是則
夫五代之前又可知已嗚呼政事於人大矣穊厚倫
悖俗之具執舒陽慘陰之柄御賞善罰惡之權任出
生入死之寄其在朝廷則四海被其澤其在一郡則

一郡仰其賜其在一縣則一縣受其福苟得其人則上明下淳歌謠太平一或反是則流毒四境神怨民怨至有激成他變者其所繫甚重且難也蓋如此人能以一善自效于官者豈可使之泯泯無聞乎縱曰往者之不可作寧不使來者之知勸乎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濂竊拳拳於此不可知者固已無如之何幸猶可以攷見者輙不敢不書自楊琁至趙大訥凡十一人雖官有崇卑治有優劣其利吾民一也因盡錄之作政事篇第三

楊琁字機平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為武源令遷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琁初舉孝廉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琁力弱吏人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鞈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琁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

親屬訪關通之詔書原琁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琁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温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于家

張敦字伯仁縣人爲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鹵爲患悉平之轉章泉令民悅其化遷車騎大將軍

蔣邵字景倩縣人爲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攘虎却蝗民蒙其恵轉交州刺史

傅桑字仲甯縣人爲宣城令無爲而治謳謡載路遷鄂州刺史

賛曰洪遵撰東陽志書揚扶在蔣邵張敦傅桑之後且言邵歴洪撫二州刺史轉交州敦遷車騎大將軍桑亦刺鄂州扶東漢中人也遵既如此書則邵等又在扶之前無疑矣濂不謂然灌嘗置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皆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衛則車騎固漢官也敦爲扶前人亦未可知若洪在兩漢時名爲章郡而撫之地隸焉鄂亦名爲江夏郡並無稱洪撫鄂三州者及隋平陳始皆置之而冠以令號則邵桑疑隋以後之人也遵曾不攷之是果何耶浦陽未置縣時地屬烏傷扶自曾祖茂來遷攷其所居處實今縣地故扶之墓猶在縣西北十五里扶之子孫不見有別居之文遵獨據舊經以扶隸浦陽以扶之子喬琁隸烏傷其又何耶濂皆不得不正之

傳雱其先世居汴父大理評事瑄始遷浦陽之感德雱多膽畧遇事奮發有爲與李綱宗澤游建炎元年

金兵始退黃潛善力主和議白上遣雱爲祈請使雱時階宣義郎乃特遷宣教郎以優異之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爲通問使李綱爲上言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而已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以行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於粘罕雱与王倫俱留軍中久之乃歸官至工部侍郎弟光字子温爲諸王宮教授未幾退歸田里方臘反縣民多托之爲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欲盡屠之光適与任厚往諫之曰亂者雖通化一鄉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命殺賊爾奈何延及無辜耶任悟如光吉光之孫如松如川皆從太史呂祖謙學知名於時

黃仁環縣之上洛人以武捍爲鄉里雄方臘起睦州姓往曹聚從賊仁環以能自歸得官愛泓邊羌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恨無以爲報誓當以計禽賊乃与唐子容謀僞与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謂其酋曰今欲破縣兩丰首俱行諱守洞湲等留此吾先破陣於是引衆鼓而東行十餘里至朱邨分路口將覆賊乃詭分兩道出攻虛壁部伍審令子容等各插竹葉爲標識与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大呼曰轉陣殺賊子容奪兵夾擊賊千餘人得脫者無數華諸酋留者仁環令諸子享

于家酒酣用斧自後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或曰公報國固善如愛女何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惜至是竟為所戮仁環官至訓武郎縣人感其德立祠祀之

吳傳字清叟縣之通化人傳自少無所好唯嗜讀書中宣和三年進士第歷官至監察御史四持憲節齋明之聲甚著初州縣官遇賜燕有飲至夜分者傳奏不許見獨上從之

石範字宗卿其先由青杜來徙浦陽家素貴盛其大母杜氏有賢行以女歸寒士鄭剛中剛中後為名臣人服其先見範天資穎茂從呂祖謙游講索殊精切中紹熙元年進士第調奉化尉歲饑貧民將為變範賑之不誅一夫而定海寇為害範設計捕殺之改知麗水縣以丁繼母憂去遷知發源縣縣有月樁錢二萬皆取之民民患之範建請蠲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袁州峒獠夷兵衛潭贛吉四州被禍尤酷袁當其衝人情凜凜範攝州事練軍旅閱民兵廣儲蓄博訪守衛之策威聲甚震峒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丞卒年六十六範守正不撓或勸其謁權貴人美官可立至範謝曰吾儒者改官為縣亦固當爾何以僥倖為卒不諧士論多之弟籌亦能文中嘉定十三年進士第官至吉州司理手武戡戩

贊曰古語有之人才必臨事乃見豈非然哉雱之使金也制詞甚褒之至有康爾一言之合為吾兩國之

成之語則當時任寄之重可見矣雱亦奇男子哉傳
以龐肅自村乾以振凶禦寇自效要之皆良吏若仁
環著區區一[illegible]之雄耳其初未必不鈔掠爲人患亦
復進之士君子之列何哉宥過録善春秋之義也録
之斯進之雄然當賊氣正銳之時使仁環不急挫其
鋒則數萬生靈血汙荒原矣

王萬字處一其先出於會稽唐之中世始遷烏傷之
鳳林萬之祖廸又自鳳林遷浦陽父約之遊淮間萬
因生長濠州家甚貧而厲志於學凡三舉始中嘉定
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遷浙西提舉司主管文
字未闋月遭父喪端平元年除主管尚書戸部架閣
文字轉國子與子録明年添差通判揚州以母老辭改
鎮江萬自少忠伉有大志篤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
要害嘗爲書歷告重臣大官論沿邊事宜則謂長淮
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勢
首當并兩淮惟一制閫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居中
濠之東爲盱眙爲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度
濠之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
以涉之法當調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虛常往
來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
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
濠梁安豐光州爲辟以黄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
令京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
後規模可立也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

一将二長一大将一路又合一大将而并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黄可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其中行則結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賫乾糧止則就食州縣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盡此則無地無田不耕而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論守戍則謂戎司舊分地戍守廢步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揚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戍蘄黄浮光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而皆常有帥臣居内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械以故軍事常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統重兵以行比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黄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与盡還舊制其他數陳皆類此多者或累數千言文多不載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屯田郎官萬因輪對又言於上曰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二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不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則天命在我矣其言尤爲精白未幾差知台州萬至郡惟蔬食敝衣終日坐公署事至立断吏無所售多改業散去民

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丁歲侵萬盡力拯之民無
飢死者徃〻感之徂言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
毋也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還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
轉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
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昔嘗弄權不當復玷
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
之知平江府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氣象迫遷人
心傾搖衆莫敢言萬又首論之會議相之事已決疏
入除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拜太常少卿辭
差知寧國府尋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
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辭俄乞休致詔
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嵩之

罷相人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
朝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特贈集英殿
脩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萬遇事敢
言衆知其人豪每咨問之當金初滅鄭清之欲謀乘
虛取河洛萬曰今朝廷勇於復境而怯於備邊莫若
移勇於怯爲自治之規不然非萬所知也已而北兵
壓境三邊震動其言果驗理宗下罪已之詔命中書
舍人吳泳視草萬謂泳曰用兵固失矣亦豈可遽示
怯哉今邊民生意如髮宜振厲奮發以興感人心泳
如其言萬初與李衍遇衍勉萬從事朱熹四書之說
久之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是而
行違非言之僞也習未熟耳熟則言行一矣故終身

言行相碩發於設施論諫忠懇剴切無所顧忌初官不受人薦生平不交權貴書絲毫不妄取或饋藥材甚豐萬力却之至使人謝過萬不得已受一附子守台時有故人來謁欲售錦裀贈之入白其母母曰不可此固汝當得終官物也或以萬之介潔其母教之有素云初謚議節惠後更忠惠所著書名時習編有易書詩論語孟子中庸太極圖說及其他奏劄論天下事者凡十卷丁庭字德揚受知賈似道官終大理寺丞

贊曰人之欲猶夫疾也聖賢之書猶夫藥也以藥治疾則疾瘳而體順以聖賢之書克欲則欲去而理明自然之埶也世碩玩之以爲辭章之助雖日誦五車亦何補身心哉萬自聞季衍讀四書之一言潛思精索反以自治故其律己嚴義利截然表裏不欺牧小民則忠厚粹和不事威斷人自感服居言官則不畏權奸擊之愈力言或弗行掛冠徑去嗚呼是可謂善讀者矣當時賢士交口稱譽或謂其如白圭振鷺玉尺冰壺或謂其振荒如朱熹先見如蘇洵呂獻可無實功者能之乎嗚呼是足以與不朽矣視彼抽秘思騁妍辭而与庸人孺子同一斃盡者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吳直方字行可其先毗陵人　遷于鄞再遷于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寧初有　石公養者又遷縣西吳溪上至直方十五世直方年七歲母亡十歲大父蕃又亡獨與其父寶居豪家利其弱時侵蓄之直方雖

在童子中常發憤自厲必欲神已志乃已稍長出游
浙東西習刑法于帥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無他
親朋童御一身在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困苦艱難無
不備歷或勸其南歸直方曰生爲寄死爲棄等一死
耳何分冀北與江南乎其志愈壯不少折後用薦者
以說書事明宗于潛邸會明宗出鎮北藩復罷去
尋爲上都路學正欲上又爲代者所先遂主留守馬
札兒台家教其子脫〻及也先帖木兒元統二年脫
〻爲御史中丞以直方嘗事先朝奏爲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中書改授副提舉未上御史臺又改授廣東
廉訪司承發架閣照磨轉中政院架閣管勾俄陞
長史重紀至元末廟堂用事者專〻權肆虐人請震桌

上与近臣謀罷其政柄更新庶務直方實協贊之上
念其功召至便殿賜以黄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
轉侍講學士尋又陞學士時脫〻爲右丞相國有大
政令多咨直方然後行直方每引古義告之民被其
賜者甚衆未幾上章乞骸骨以大學士榮禄大夫致
仕食俸賜終身至正中監察御史劾直方躐進官階
奪其誥命除名爲民他御史辨其誣復之直方深沉
有謀人莫測其喜慍夷險一致可屬以天下大事縱
群言沸騰不少動爲人謙下待人恒如布衣時受一
飯之恩必思報之人以是稱焉子萊志道兼別有傳
趙大訥一名良勝字敬叔縣人周恭肅王元孫之十
世孫也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録事大盗起寧都泉之

無賴男子嚻衆應之遂謀来攻城大訥作柵以禦其衝盗為引去遷興化録事轉龍溪尹俗尚鬼壘石作祠以奉紫衣神黠民将為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庭縣多山畬洞獠官稍侵之輙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御得其術服從如良民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其財出之大訥抱案請府歷指其奸守慭陰中以他罪大訥略無所懾陞永春以丁父憂去復陞候官未終喪不赴徙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為病大訥建請令富商轉售之瑞安猾吏偽為官書誣平民盗販民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大訥徙之臨汀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萁芒殺浪勢

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九數千尺得不壞除温台等處海運千户遭母喪改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聞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吐氣民以死狀聞官太撫之卒吏千餘人從行民皆逃匿數里無烟火大訥与一二吏出田里晏然鵠湖羅陂皆群盗淵藪時出為過客患大訥用奇計剪其渠魁餘黨奔散鄉飲酒之禮久廢大訥講而行之賔主就位獻酬有節揖拜有容觀者嘆悦在官二年告老解印綬而歸時至正八年夏六月也大訥性剛直不憚大吏屢與劇縣皆有能聲卒胥無敢出鄉宿猾元豪亦相告遠遁數平反寬獄民為立生祠或以事如遠鄉父老携子弟聚觀曰此趙侯也其為人愛慕如此大訥同時有金德

潤君澤若亦縣人由湖南廉訪司掾歷官至嘉興推
官亦以政事稱其果毅有為議者謂不如大訥云
贊曰丈夫之以功業自見者豈必藉祖父之勢哉藉
祖父之勢而成者世豈無之終不足謂之丈夫也必
奮自布衣卓然有立小或作州牧大或聞國政使德
澤藹在人心聲聞流于後世然後始無媿於斯名善
矣哉吳趙之為何其近是耶雖然均名為人均生是
邦均食粟衣帛而有能有不能焉稍知自厲者可以
惕然而省矣

浦陽人物記卷之上

浦陽人物記卷之下

金華宋濂撰

文學篇

文學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衆矣然當以聖人
之文為宗文之立言簡奇莫如易又莫如春秋序事
精嚴莫如儀禮又莫如檀弓又莫如書書之中又莫
如禹貢又莫如顧命論議浩、而不見其涯又莫如
易之大傳陳情托物莫如詩詩之中反覆詠歎又莫
如國風鋪張王政又莫如二雅推美盛德又莫如三
頌有闔有開有變有化脉絡之流通首尾之相應莫
如中庸又莫如孟子孟子之中又莫如養氣好辯等
章嗚呼濂之所言者略爾以其所言推其所不言蓋

可知矣人能致力於斯得之深者固與天地相始終得其淺者亦能震盪翕張与諸子較所長於一世雖然此特論為文之体然耳若原其本則末也其本者何也天地之間至大至剛而吾藉之以生者非氣也耶必能養之而後道明道明而後氣充氣充而後文雄文雄而後追配乎聖經不若是不足謂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繫道不作焉可也苟繫於道則萬世在前不謂其久吾不言焉言則與之合也萬世在後不謂其遠吾不言焉言則與之合也是故無小無大無外無內無古無今非文不足以宣非文不足以行非文不足以傳其可以無本而致之哉浦陽雖小邑自宋以来以文知名者甚衆大抵據經為本有足貴者故濂溪傳其人而僭誦所聞於其首作文學篇第四

于房縣人其先自河內来遷父暠有學行尤長於文辭會五季之亂抗志不仕以布衣終後以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為文有父風而精簡過之遠近學徒咸從之游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兒立壁皆舉進士于鄉弟清穆去為浮屠亦以文鳴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旁引曲證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為雙璧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千言縱橫變通無不如意自以為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脩脩不然之世封慨

脩因授以為文之道世封之學於是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四十卷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二十卷正封善正書臨類顏真卿世多傳之有方蒙者嘗受學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云

贊曰于房論文有曰陽開陰闔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何其言之善也蓋文主於變變而無迹之可尋則神矣司馬遷班固韓愈之徒號為文章家其果能易此言哉宜其三世以文名也濂竊慕之歷求其文而不可多得近過左溪山見房之子正封所書碑字勢雄拔如蛟螭虎豹盤拏後先慨然想見其為人登高遐望精神為之飛動嗚呼數百載之下能令人思之不置者必有以也夫

朱臨其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臨少穎悟從安定胡瑗游瑗以明體適用之學敎東南人士或治經或治事各有條法長樂劉彝授周禮又兼習水利臨乃授春秋瑗嘗著春秋辨要唯臨得之為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為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爲兩漢通經第一然猶拘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其所學蓋卓卓有所見如此臨初以丞相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他詩文又別有集藏于家

贊曰天聖慶曆閒縣之能文章者惟于房父子為盛
優於經學則臨一人而已臨之所傳有淵源意其所
著必有大異人者今皆亡之惜哉瀟幼時尚見臨所
受嘉祐告身於吳明孫家明孫蓋朱氏外孫其亡亦
已久今又不知何如也斯文存亡尚往往類是豈流
酣聲利者為可恃也哉

錢適字德循縣之通化人世隱於農適自少彊敏記
問過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洪州推官守將王韶
由樞府出威重異常他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適
正色爭辯至怒罵不少奪後卒如適議轉信州歷常
真二州燕衛王宮三教授通判越州吏挾守為奸留難
訟者常百數適攝府事纔二日獄為一空及後為守
奸吏望風遁去除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
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以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
適則願罷臣乃改提舉湖北常平夔峽轉運判官適
興利除害發擿姦伏風采凜然人畏之如神明崇寧
元年召為都官員外郎復執法殿中劾曾布植元祐
奸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首
乞治元符末大臣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
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
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
詔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
臣盡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
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逖小

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
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臣誤恩則元祐皇后
繫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
在先朝則曰廢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為不
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為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
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為不
然况既為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
嫌疑之跡神靈萌厭斁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
施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
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
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况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
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詔一頒天下無間

然者矣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
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
侍郎益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
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
援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旨后由
是復廢豫遹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册為崇恩
太后遹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
以為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
立嫂之禮要之始終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
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由是
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遹助成其議會
籍元祐黨遹以為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户

部侍郎二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三年以樞密直學
士知潁昌府未行言者疏其罪黜知滁州四年徙宣
州五年稍復直學士召還工部舉馮澥自代謂澥趣
操端勁古人与稽宵建明典禮忠義凛、薦紳歎服
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
之又奪待制久之除集賢殿修撰知越州即提舉江
州太平觀大觀二年會行八寳赦復修撰餘除顯謨
閣待制以疾請致仕四年起為顯謨閣直學士政和
三年改述古殿皆領宫祠適家居十餘年無益之事
不為惟築三大湖以利鄉民民深德之宣和二年方
臘陷發適走蘭溪靈泉寺為盗所刺年七十二盗平
州以聞有旨贈五官至太中大夫与遺表致仕恩澤

賜銀絹二百匹兩適無所不學晚尤深於曆書為文
章明白簡切自成一家學者從之多為名儒所著有
遺文八十卷藏於家子楚材楚翁皆承務郎孫億年
字伯壽宣和七年以祖廕入官乾道二年以右朝請
大夫致仕五年落致仕除利路提點刑獄不果上淳
熙十一年轉朝議大夫卒有詩號雲巢集云
賛曰四朝史有云瑶華失位而復也太母實詔之姑
有還婦之文母有跂子之道播之天下合於至公誠
哉是言也適在當時孰謂其不知此理耶其意蓋有
所循焉爾執禮銘適之墓嘆其剛方少圓死生負謗
其厚於楊善者哉
何敏中字元功世家太末其遠祖延壽始来遷浦陽

敏中自少學易恐飲酒廢事終其身弗御与梅執禮
交甚洽每有疑難相与論定之郡縣察其賢將以八
行及遺逸薦辟敏中素仁厚游太學時同舍生方立
卒敏中齎行槖持其喪歸鄰州冦起將壓境敏中携
家避山中比鄰從者以百數道遇擁刄來者衆相顧
泣且死敏中出告其酋酋大呼曰此浦江何公也吾
昔為尉所縛藉公一言而免是嘗有恩於我者不可
害不可害即命兵護出之

朱有聞字子益縣人幼孤長能刻苦為學夏不避蚊
冬不擁爐久之悉通諸家書作文尚質實有理致好
飲酒視富貴無所屈縣令丞而下欲見之不能得同
郡呂祖謙名重一時知其有守而多聞訪之逆旅中
再以書速之止修報謝亦竟不行祖謙愈重焉淳熙
十六年卒年六十五子群字穎叔游太學有聲中紹
熙四年進士第

贊曰楊雄有言曰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如敏中
有聞二人是巳議者以立傳之法必関大勸懲則書
若二人者陞〻爾庸〻爾何必累簡編哉濂曰不然
世之人稽克自恣剝膚及髓苟臨患難人將甘心焉
如盗感敏中之恩庇百人而不殺者有之乎奔走州
邑數事上官望塵亟拜掃門求通唯恐不能一見如
縣令丞欲謁有聞而不可得者又有之乎時非三代
人有小善必取曾謂二人之行而可遺之乎激而書
之知者當識之也

倪朴字文卿唐户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恒州
唐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明五代時有名盈者又自
吳興遷浦陽之石陵世為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貲雄
于鄉初衢發省輸丁身錢相傳仁宗時永康胡則為
奏免崇寧閒欲復筭之適部使者行郡展持則像拜
使者于馬前歷訴其非便使者上其事復獲免祖子
從性好施田旱及半悉捐與種家然又多奇謀建炎
初山賊作亂遠近震動縣令丞揖子從問討子從為
之籌畫使其子統民兵為前導賊皆敗走民兵別部
有貪功擒至百餘人者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
聞之急白令曰此輩豈皆賊哉不如勿殺使自新賊
不足定也令悟是地曰微公言幾敗吾事悉縱之事

果帖帖朴豪儁不羈喜舞劒談兵耻為無用之學必
欲見之於事功紹興閒聞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喜
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
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鄭伯熊見
之連吐舌曰男子男子雖以無階不得上進而朴志
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户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
乃遍考群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
繪為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
猶幸一用其能晚雖知不用復著鑑轍録五卷以痛
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朴婣使氣与人
多不合年四十七尚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
永康陳亮敬焉淳熙中与知縣趙汝鉞有隙鄉人樓

益恭遂以豪俠中之徒家錡州會赦東歸朴於書過
眼不再覽辯駁甚精嘗言吳越受梁封爵未嘗稱帝
其改元寶大寶當梁亡之後且取觀音院鍾刻爲證
以破五代史之疑論者服之朴之友吳克己字復之
縣之鶴塘人窮經博古尤邃於易旁通釋氏書多有
著述朴嘗評其文汪洋恢怪如崩崖翻浪使人畏且
驚又譏之而不忍去竟不知爲何等語蓋克己多談
內典故朴頗譏之

贊曰宋自宣和之後國勢不振金人乘釁長驅而入
破陷太原侵軼真定攻擣汴京以致天子蒙塵生民
暴骨當時臣僚謂宜枕戈待旦不共戴天以洗刷國
恥以克復土疆乃復割地議和頓首請命忠義之士
雖欲有爲每擯斥不用卒致淪亡而莫之救哀哉朴
以一布衣之微非有爵號之榮祿賜之厚乃能赤心
憂國吐其耿耿直欲叩帝閽上之雖其書不能進其
視賈迭佐之二疏陳亮之三書俊快朗烈照耀後先
如朴者豈非人傑也哉使朝廷用之未必不能立奇
勳奈何姦惡秉軸有志之士不獲洩其忠憤之氣推
是言之亦不獨人謀之不臧也嗚呼王業終至偏安
父讎終至不報必當有任是責者幸朴書猶存百世
之下非惟使英雄灑淚肉食者聞之亦或知勸哉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其先出唐玄英處士干干曾
孫傳字輔卿始自睦來遷浦陽仙華山傳生招招生
文遇文遇生資字逢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

真州未上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資生揚遂字遐舉跡雋慷慨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三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為河北轉運使有能名上屢降詔寵諭之歿贈太中大夫揚遂至鳳九七世鳳有異材常出游杭都盡交海内知名士將作監丞吞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斌与丞相陳宜中為親鼎翁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宜中雖不能聽將奏補為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益肆為汗漫游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類皆悼天塹不守翠華無從頓聆徘徊差淚如霰一日復游杭有人自海上來

見鳳伏地泣起相抱持鳳問故則曰予大登也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為暹國臣暹蓋古者文单盤越屬國迤大海至泉南始達岸今為其奉使上國重過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見先生也言訖泣下鳳亦泣因欲俱行人勸止之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咏歌音調凄涼深於古今之感臨沒猶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与東華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為人自擬奕後闢異教者數十事以擬高識篇題之曰正人心書尚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稾樗字壽父亦

精於詩無媿於鳳云
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攷其詩信然鳳雖至老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潸然泣下故其詩亦危苦悲傷其殆有得於甫者非耶鳳與閩人謝翱括人吳思齊爲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翱則文天祥客也皆工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思齊以父任入官爲嘉興丞宋亡麻衣繩屨退隱深山中翱雖布衣尤忠憤聲或被髮徉狂行嘯於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酹天祥酹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群之士而獨與鳳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黃景昌字淸遠一字明遠縣之靈泉人其先與太史公庭堅同所自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翱游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爲斷各采其長有不合者痛辭闢之不少恕作春秋舉傳論巴川陽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經不與孔子同時亦嘗近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沉集衆說爲書傳世無敢議其非景昌獨疏其俗師說者數十篇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懸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辭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

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景昌善持論出入經史亹亹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鞫其人辭不服不止故其所言皆緯有理致他著述尚多不能備陳景昌年既耄猶執筆删述不已或勸其休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佚哉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辭九章賓客至輒揭甕取酒共飲酒酣取辭歌之以箕擊几為節音韻激烈聞者自失不知世上有貴富也景昌事親孝親沒哀泣至終喪遇孤弱甚厚、宗鄉人有恩重紀至元二年卒年七十六

贊曰縣之五言之出名不著者三人宋元祐紹聖間有來拴者師黄山谷大觀大觀得平陽孫復春秋之學怪悉傳之嘗著春秋群疑辨若干卷宋李有蔡慶宗光遠者以春秋舉于鄉後以恩補官至武進丞亦著春秋集解若干卷有陳訥外之者通周易得先儒未發之秘亦著河圖易象本義八卷今皆散佚無存或僅存人亦鮮知之者竊意事功之實行難亡語言之空文易泯故致是爾然則世之傳者亦何往而非空文哉必繫其學之醇疵醇則習之者多疵則傳之者少也嗚呼信如是說古之荒誕不經之文縱横捭闔之術可謂極疵矣至今孰在人口者又何其多耶是蓋有不可曉者意亦有幸不幸存焉幸不幸天也天則非人之所知矣雖然人衆者勝天文之得傳与否實繫乎後之人天何預哉今觀景昌所著之書亦

将散佚無存矣瀟為此懼故得而備論之
柳貫字道傳其先居河東宋建炎中七世祖鑄始從
趙鼎自解遷杭鑄子森又自杭遷浦陽烏蜀山父金
字時聲擢咸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為高郵令宋季城
竇山民倡亂火金所居官同金捕斬之金惻然曰此
豈其本心哉第為飢寒所驅爾乃白戮其魁餘悉縱
不問衆感金造室廬還之道傳幼有異質穎悟過人
受經於蘭溪金履祥學文於方鳳吳思齊謝翱自經
史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
為文章涵肆演迤舂容紆餘人多傳誦之大德四年
道傳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遷昌國
州學正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延祐六年陞
國子助教陞博士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
仕後多知名擢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
次第並舉遇有所設施必俟道傳論定柄國大臣欲
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道傳毅然却之有神
降于洛長吏列上禮部乞加封號道傳謂神奸鼓民
不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禮部如其言沅州貢包茅
茅輕舟易溺道傳請附他貢物以輸監察御史馬祖
常薦其材可任風憲章再上不報泰定三年出提舉
江西等處儒學新龍興郡庠復東湖書院侵田聘名
儒為學者師士風大振它書院未籍於官者亡慮數
十舊設主領以司出內多行債求檄至則乾沒為姦
道傳禁勿設分隸學官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為米

八十石道傳斥去之南康倉吏坐飛粮栐連逮繫者
百餘人省憲二府檄道傳訊其獄鈎擿隱伏所平反
甚衆至正元年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到
官僅七閱月以疾卒年七十三館閣之士多至灑泣
者道傳為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卽之如入春
風中久与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
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為人
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著生平以獎進人材為已任
人有一善諄諄稱舉唯恐不聞天曆以来與崇仁虞
集豐城揭傒斯義烏黄溍齊名天下人高之號之曰
四先生書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氷兼能鑒定
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別
集二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録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
文若干卷子卣同因孫頴穆頴以廕入官調永豐尉
賛曰浦江壤地雖不越一百里仙華山拔地而起奇
形佹觀如旌旗如寶蓮華如鐵馬臨関而大江之水
又如白虹蜿蜒斜絡乎其前實天地間秀絶之地也
故人生其中多以文學知名雖去家他縣者子孫亦
以文顯如黄侍講晉卿其先亦縣人至名琳者始遷
烏傷琳之先墓今猶在仙華山南豈堪輿家風氣之
説實有所憑耶抑適然也

呉萊字立夫年四歳其母盛氏口授孝經論語及穀
梁傳隨能成誦七歳能賦詩族父幼敏家素多書立
夫每私取讀之幼敏從旁竊窺乃班固漢書也乃揹

谷永杜鄴傳謂曰汝竊觀吾家書能誦此當貸汝罰
立夫琅然誦之至終篇不遺一字㓜敏以為偶熟此
第三易他編皆如初因盡出所有書使讀之方鳳時
寓㓜敏家見而嘆曰明敏如吳萊雖汝南應世叔不
是過也悉以其學授焉立夫自是該貫古今無所不
考年未冠撰論倭千七百言論議俊爽識者謂有秦
漢風延祐七年立夫年二十四以春秋舉上禮部尋
以所言不合於有司退歸松山中益窮諸經之説用
功既深所造愈精間有論著絶出於庸常數等䌷閱
子書百餘家辨其正邪駁其偽真擿擿皆的切可傳
四方學者一時多師之董絶至元三年監察御史許
紹祖以茂材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四十四

初立夫好遊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過中原奇絶
處及昔人歌舞戰鬬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
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遊海東洲歴蛟門
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聦
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踈
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
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立
夫精識絶倫自秦漢至于近代但舉隻簡片削必能
别其為何代人所作或怪而問之立夫曰辭氣音調
世有不同人自不深察耳工詩賦尤善論文嘗言作
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
是不為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

剌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自歸什伍自歸伍元不曾亂閭者服之晩自號曰深裏山道人人因稱之曰深裏先生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録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删要若干卷詩文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子士諤士諡士諤金華縣學教諭

贊曰濂嘗受學於立夫問其作文之法則謂有篇聯欲其脉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耦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又問其作賦之法則謂有音法欲其倡和闔闢有韵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總而言之皆不越生承還三者而已然而字有不齊体亦不一須必隨其類而附之不使玉瓚与瓦缶並陳斯爲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顧言猶在耳而恨學之未能因志諸傳末以謹其傳焉

貞節篇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釋之者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唯議夫酒食而已蓋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在無事之時尚不欲以善自聞況當哀苦之餘稱之曰未亡人而顧以是自衒歟君子之論每欲先之而不敢後者豈非憫其志之確而不少變歟抑將假是以勵其不能者歟世之材士大夫習俎豆攻詩書坐而堯言行而舜趨其自負誠不在古人後

一旦受人家國之寄輒懷二心者有之矣況區區一女子所事不過織紝中饋之閒反能守死自誓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又可得而少之歟是故楚之貞姬梁之高行漢之桓嫠皆登於彤管之書者殆以是歟雖然貞節之昭風俗之偷也使當比屋可封之時果孰名其為貞婦貞婦之得名蓋以世之不貞者衆也濂又豈得不為衰俗一慨也歟浦陽舊志無及貞節之事若濂今得二人焉作貞節篇第五

何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善讀書鼓琴年十九歸縣人凌楠歸一年而楠亡遺腹産一子曰堅道融誓不再適唯晝夜教堅以學俾從陳亮游及堅能与薦書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閒喜曰吾之不死待汝者

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耳汝益勉之堅後以學聞紹熙元年卒年五十一

倪宜弟縣之興賢人年二十為同里戴銘妻三十而銘亡生二子泳洽甚幼銘家故貧宜弟上無所依下無所托米鹽日以不給乃飲泣就絲枲夜分燈屢涸猶煢煢在機杼閒歷三十年始能葬舅姑父母及夫之喪教其子成人又二十一年乃終至治中部使者行縣鄉老白宜弟之行當得旌門閭使者命縣上其事會有沮之者不行

贊曰婦人以貞節名謂之不幸而尚欲徼旌寵乎旌寵朝廷事也

浦陽人物記卷之下

浦陽人物記附録

宋進士題名

嘉祐四年劉煇榜

于房

嘉祐八年許將榜

方資

熙寧九年徐鐸榜

錢適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方揚遠

崇寧五年蔡薿榜

嚴裕

梅執禮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吳德輿

宣和三年何渙榜

吳傳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

朱紱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方杲　黄度

淳熙二年詹騤榜

繆友皐

紹熙元年余復榜

石範

紹熙四年陳亮榜

朱羣

嘉定元年鄭自成榜

王望之

嘉定七年袁甫榜

石璞

嘉定十三年劉渭榜

石籌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

王萬

嘉熙二年周坦榜

蔣厚

淳祐四年留夢炎榜

趙崇袍

淳祐七年張淵微榜

毛洪　　趙汝沓

方策

淳祐十年方逢辰榜

樓斌 武舉

寶祐元年姚勉榜

趙汝佯　　張夢鄒 武舉

景定三年方山京榜

蔣思　　趙崇樍

咸淳元年阮登炳榜

趙汝倦　　趙崇棠

趙崇洸　　陳應酉 武舉

咸淳三年武學釋褐

柳金

咸淳六年武學釋褐

陳文豹　　金鼒臣

王應午

咸淳十年王龍澤榜

趙必𩂯

此書始立稾而廉庚景淵遽取刊布故其中牴牾者多今略補定五十餘處視舊行為稍勝然微瑕尚衆以不涉於大義也寘之至正十二年九月望日濂記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載於鄱陽洪氏郡志者不過蔣邵張敦衞柔楊扶陳太竭何千齡六人而已邑之儒先朱氏因之以撰縣志别出新意析為四門會稽李知退為縣有善政隸遺愛傳太竭千齡錢遹梅執禮隸孝節傳邵敦柔扶及吳傳王萬隸名德傳寶掌祖登玄朗靈默隸高僧傳比舊增多九人通為一十五人三山謝氏最後出獨取執禮及萬益以梅溪觀林作浦汭先民傳金華宋景濂氏讀而非之謂洪氏紀載既甚簡略又不宜失時代後先朱氏亦不宜以會稽之人參於浦陽善附之臣入於名節尼禪幻學之流儕於士類謝氏取舍謹嚴雖或差強人意亦不宜引枝蔓浮

梓而於事實文獻遺闕於是潛精積思稽來史傳旁
求諸儒之所記錄上下數百年間一善不遺先之以
忠義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學貞節合二十九人區分
類聚勒成一家之言號之曰人物記其文奮迅而感
慨微婉而精深有類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之作非
抱良史材者能之乎蓋景濂氏自幼以絕人之資無
書不讀比其長也又得柳待制道傳黃侍講晉卿吳
山長立夫三先生為之師故其撰述往往華燁燁
如此嗟夫浦陽之為縣不敢於前而昔之人物若希
闊寂寥今則昭著赫奕與通都大邑相抗者庸非景
濂氏振厲之功歟向使景濂氏不亟為之更歷百餘
年顯者固若無害而弗顯者不隨世而磨滅幾希矣

或者則曰維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且然況鄉之先
達乎景濂氏之作善則善矣而徵實品評於其間無
乃不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文之所貴者在據事直書
而是非善惡自見今景濂氏所述況又多紀善之辭
吾見其扶植綱常者至矣何名為品評哉濤也不敏
嘗与景濂氏師事三先生竊有同門之好頗獲窺其
述作之意故敢忘鄙陋而序之末簡且以解或者之
疑焉景濂氏名濂其先君京兆宋憲自唐武德中移
吳興十四傳至榮字體仁周廣順中又移義烏之根
溪榮之子甫甫之子訓訓之子帳帳之子祥祥之子
皋皋之子偘偘之子柏宋嘉定初又移金華之潛溪
距根溪蓋三里柏之子寧寧之子惪惪之子守富守富之

予觀朝之于即景濂氏也國朝至正十年三月又移
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山去孝門橋不百步稱人之
善必當本其家世故復疏此以附見云至正十年八
月既望經筵檢討權參贊官浦江鄭濤書于京師澄
客坊中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縣人宋景濂之所譔也記凡二卷
分為五類合二十有九人監縣燕公到官之初年欲
刻梓以傳俾良為之序良竊以為置書之原則翰林
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檢
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
盛其有繫乎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安得忘言耶
嗚呼浦陽於婺為小縣其土地僅百里而人民不數
萬無楩柟竹箭之奇無南金瑇瑁象犀之珍無白金
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
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
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是果何為而然哉蓋山川

之氣大則鍾而為人物小則發而為偉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嗇矣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与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与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萃聚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若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郴交二州所鍾之偉寶今景濂以不世出之才蒐羅發墜抉剔幽隱譔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義孝友之則施政為學之方以及女婦之懿模莫不粲然畢具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公之汲汲於表章下以廣夫尚德之心又曷有是哉廉公北庭人名阿年八哈為政未幾仁聞大著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至正十年秋九月　同門戴良謹序

[illegible]之書癸[illegible]年秋九月[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千八[illegible]其[illegible]淵大[illegible]
[illegible]章千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

北京圖書館藏
北京圖書館藏